

〔瑞士〕赵淑侠

爱 心 与 泪

文学女人最大的苦恼，
乃起因于自身的矛盾。
她们常常是内心火热，外表孤傲。
对人生的顿悟敏锐而高超，
对世情的应付幼稚又拙劣。

愛靜如雪

071760

——赵淑侠散文选

文学女人最大的苦恼，

乃起因于自身的矛盾。

她们常常是内心火热，外表孤傲。

对人生的顿悟敏锐而高超，

对世情的应付幼稚又拙劣。

(京) 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与幻想：赵淑侠散文选／(瑞士) 赵淑侠
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4

ISBN 7-02-001792-4

I. 爱…

II. 赵…

III. 散文-瑞士-现代-选集

IV. I522.65

责任编辑：杨 渡 彭沁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12.25印张 3插页 220千字

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6.10 元



作者1992年摄于潮州韩江畔

目 录

翡翠色的梦	1
树的启示	6
人狗之间	16
小路上的岁月	27
苹果树的故事	36
书房天地大	48
漫谈滑雪	58
以做中国人为荣	67
彼德回来了	74
邻居们的趣谈	84
湖水里的雪山	103
瑞士的国庆	123
剑河秋雨	132
五访慕尼黑	143
三城记	153
最富国里的穷人	164
苏黎士的迷思	173
石壁谷之夜	179
瑞士人与环保	189
岁末乡愁	195

午后的庭院	203
母亲的手	213
故乡的泥土	219
悲母篇	227
我爱京剧	234
马车	241
童年的江	245
松花江畔是我家	255
看闲书	265
文章不是武器	272
青青少年时	280
青春的延续	287
爱情与幻想	295
文学女人的情关	302
文学女人的婚姻	310
文学女人的困境	320
爱情的本质	333
婚姻中的怀旧	338
情话两题	346
一棵小树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讲辞	352
名字问题	358
书展	368
生活是一匹马	376

翡翠色的梦

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梦见我走在一片无垠的绿色里，两旁的树林是绿色，枝梢的翠鸟是绿色，脚下的丝绒一般的草地是绿色，前面一弯小溪，正潺潺流着的水也是绿色，头顶清澄的天空，也因受了感染，在淡淡的湛蓝中泛着一抹隐约的绿。

那是一个恬静得、和平得、沁爽得、绿得如翡翠般的梦。在那梦里，我没有一点惧怕，没有一点忧虑，我放心地走着，穿过树林，越过小溪，望着蓝里透绿的天空，漫步于看不到边际的草原。我的心里装满了绿色的希望……梦醒了，我睁开眼睛，纱窗上晃动着绿色的波痕，~~闻~~几送来意气高昂的~~唱~~，空气里飘散着夏日的~~暖烘烘~~。世界果然跟梦境~~一~~样的美好，果然有翡翠~~般~~的~~清隽~~安宁。

那个梦已过~~去~~许多年，是属于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候的。那时的我，被父母的爱~~呵护~~着，被无忧的岁月娇宠着，在我童稚的眼光里，世界充满着希望的亮丽，在我的心扉中，人间没有仇恨，没有愁苦，没有破碎。梦里、现实里，总是一片谐和透剔的绿，一片如无垠的绿野般的无穷远景。我所知道的人间，染着可爱的翡翠色。

绿，代表着什么？翡翠代表着什么？梦又代表

着什么？

人说：绿，象征着希望，翡翠冷艳而坚贞，梦吗，是随着人的肉身来到世界上的一个怪东西，世间亿万人口，很难找到个从来无梦的。不管上智下愚，老幼男女，那个行道那条路数上的，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梦，都有做梦的权利和经验。

人睡着了会做梦，醒着也照样做梦，睡中的梦不能控制，据云多半来自日间所思所见，事实上日有所思亦未见得便夜有所梦，往往想梦着某个怀念中的人，偏偏是大觉睡了几百场，仍然“魂魄不曾来入梦”。

醒着做梦，常被讥为空想、胡想，或者干脆就叫白日梦。然而并非所有的空想都是白日梦，凡是希望的、企盼的、向往而还未成为事实的，都可说是梦，也可说是期望，是梦想、幻想，甚至是理想。

我常想，如果这个人间没有歌，没有画，没有花，没有鸟，没有山川河流和日月光华，该是多么的阴暗恐怖？如果人没有梦，或有梦而无色彩，只是灰苍苍白茫茫的一片，那该又是多么的贫乏干枯？上天赐给我们这个美丽玄妙的世界，又给我们做梦的能力和权利，使我们知道过了今天还有明天，过了明天还有一个明天，还有另一个明天、再一个明天。为了那些将要来到的，仿佛无穷尽的明天，我们怀着憧憬的情怀绘画着梦。梦带给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寻不到的空灵虚玄之美，也让我们看到永远有希望在前面招手。梦点缀了人生，也诗化了人生。

我爱人生，我也爱梦，更爱这美丽玄妙的世界，

愿这世界上的人都能拥有自己所爱的梦。当然，我知道这是很难的，多少残酷的现实，碾破了人的心，也碾碎了人的梦。当我走出那个种满了好花绿树的院落，进入尘埃滚滚的人寰。年龄随着岁月增长，天地便渐渐地呈现出另一副面貌。我看到刺刀的闪光，看到饥饿和死亡，看到弱肉强食，看到炸弹投下后的血肉横飞，看到被战争蹂躏过的、焦黑的土地里埋藏着的血和泪。

于是，我清醒了，我的梦也变色了，她不再是安详宁谧，绿得滴得出水来的翡翠色了，她变成了有厮杀、有仇恨、有死亡、有强权的丑陋的梦。和平与宽容，真纯与洁净，已回到洪荒以前的幻觉世界，跟真实离得太遥远。于是，我失去了那个翡翠色的梦。

那个失去的梦是好的，是美的，是我一直怀念的。

我一直为失去那个梦而悲哀，认为这个充满了欲念、凶恶、权势、猜忌、工业污染的地球，已不再供给生存在他怀抱里的人们翡翠色的梦了。

今天的我做的是什么梦？我梦到的是染污了的海水、病坏了的树林，被高楼挤没了的草原、被烟雾弥漫着的天空、被物欲玩弄得疲惫了的人；也梦到战争、流血、自相残杀和迫害异己。我有五颜六色的梦，唯独失去了那个满溢着祥和谐美的翡翠色的。

我悲哀着，深深地悲哀着，为失去的梦而悲哀。

有人说：生活在进步，科学发达得日新月异，现代人要追求花团锦簇、缤纷多彩的梦，谁还需要那带着原始颜色的翡翠色的梦？

我则说：世界在进步，科学发达得日新月异，但是人们喜爱自然，崇尚仁慈和平的禀性在减退。聪明的人类正用自己的手在毁灭自己。

有一天和友人去瑞士乡间，行经山谷，越过一个深渊上的高桥，举目四望，见不尽的苍翠环绕，起伏的山峦上覆着深深浅浅的绿。渊下流着潺潺清泉，水流过处，淙淙作响，而山风徐来，天地寂寂，人走在其中，不觉浑然忘我，被大自然的美深深震撼、淳淳感化，不知不觉地融于其中，仿佛走在梦境里。

我对那朋友说：“瑞士人是属于少数的、有条件有幸运做做翡翠色的梦的。”

她道：“这是瑞士百余年来没有战争的结果，我们的河山不曾被破坏，我们的人民爱好和平。不过现在不行了。经济战打得凶啊！湖水在闹污染，一些森林被酸雨侵袭，自然生态正在破坏中。战争吗？核子武器打到欧洲任何一个地方，瑞士都不能幸免。我们也没资格做翡翠色的梦了。”

她的话如暮鼓晨钟，大大地震动了，事情果然是如此地令人绝望吗？我不甘于接受她的悲观，但当我用冷静细微的思维去触碰这忙碌的世界时，竟也说不出何处还有一片净土。人们的笑脸下隐藏着焦虑，野心家正在为征服制造武器，科学像午夜的焰火般在空中放着异彩，留下的是炸药的气味和引人深思的黑暗。自然景物正被无情地破坏。和平的表面下有战争的菌虫在蠕动……

乐观的人说：这一切都不值得去担忧，当旧的毁灭后，新的才能诞生，生生息息，延延续续，兴衰枯

荣，正是天演。

悲观的人，感到毁灭的危机正在逼近，已在觅安全的处所存身。令他们苦恼的是：不知何处有真正的安全？

我不完全乐观也不特别悲观，唯不免也像很多当今的知识分子一样，精神上感到深沉的压力，对未来——特别是属于中国人的，担着一分心思，怀着一些期望。

我渴望着重新寻回一个翡翠色的梦，那梦说神奇也神奇，说简单也简单：世界上突然听不到仇恨的字眼了，也看不到炮火的流光了。人们厌弃杀戮了，有权柄的年长者只想灌输子孙们以理性与智慧，而不想愚他们了。也没人因贪婪与自私去破坏自然的美好了，工厂和汽车的废气也不污染环境了。因财色犯罪的人越来越少了。一些顽固的脑袋渐渐地变得松活，懂得从错误中吸取经验，并且敢于正视现实，虚心学习了。人与人之间讲究信与诚，不再耍油滑玩手段了……大地也在人性的美善中美丽起来了，花正开，草正浓，绿树遍野，没人知道什么叫酸雨，什么叫炸弹？宽容与和平是空气，充塞在任何最微小的角落里，你想不呼吸它也不行了。无论仰视天空俯视海水，还是漫步街头，视线里总有悦目的翠绿与碧蓝。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翡翠色的梦，在那里，没有忧虑，没有惧怕，也不会忽然有人从背后捅来一个冷冰冰的扁钻，跟你要钱……

我在追求一个如我所想的翡翠色的梦，我的一些文章说明了我追求得多么炽烈。

树的启示

紫枫园这个名字，纯粹是中国式的。但它座落在万里之外的欧洲，高居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瑞士。

总听人说泥土的味道是香的，我常在院中工作，不乏与泥土接近的机会，却从来没嗅到什么香味。此无他，又是心理作用在作祟，只因为那些泥土是异国的。

既然号称紫枫，顾名思义，那园里总该有成片的枫林，无数棵高大壮美的枫树，当风吹树动时，满园都是沙沙作响、颤动生姿、红中透紫的枫叶吧？不然，枫树是有，但只一棵，值得一提的是，这棵独一无二的枫树，对我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初搬来时，这棵树还不及一人高，瘦瘦的，枯枯的，枝梢间挂着稀稀疏疏的几片叶子，颇像个营养不良的小孩。

“这棵枫树一定是种不好，种下去有九年了，总不见它长大，不如挖掉它。”卖房子给我的瑞士人说。

“挖掉它？”我看看那棵干枯瘦小的树，心中可就在想：虽然只是一棵没有感觉的小树，但它能在缺乏照料的情况下屹立九年，谁能断言它不会像别的树一样，有茁壮强大的一天？在我没有尽己所能，去培育灌溉它之前，如何能断言它已绝望，一挖了之？

“我相信这棵树的种并不坏，就是这些东西影响它的生长。”我指指小树四周的莠草，叫不出名的灌木和比树高出一大截、生着坚硬大刺的野莓子，又说：“我一定要让它长大！”

“哦？‘一定’要让它长大？——”那经营汽车生意的旧房主人，带点不信任的神气看看我，又摸摸他的下巴，仿佛懒得再跟我建议什么。

是的，我要想法子让这棵小树长大，因为它有生存的理由，有点缀宇宙的使命。我常想，能美化这世界的，不只是万物之灵的人！任何无害而有益于这世界的东西，不管是花草树木、飞鸟鸣禽，都有它生存的价值，有使人间变得更丰美的作用。何况，对于枫树，我一向偏爱。

我爱枫树，不单因为它美，也因为它能引起我那么多美丽的回忆。每当我看到枝叶茂密、红殷殷的枫树时，便会想起少年时代和同学们到野外拾枫叶的日子。我们喜欢把枫叶压得平平的夹在书里，待它干透了，用条彩色丝带往叶梢一扎，再磨上一盘浓浓的墨，用毛笔写上句哲人伟人的话，什么“自强不息”、“失败为成功之母”、“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类的隽语，可不就是个又漂亮又精巧、颇能表示一点诗意和雅趣的书签了么！少年旧事里有悲有欢，但回想起来总是美的、好的、难以忘怀而又遥远朦胧得无法扑捉的。枫树，常把我那些朦胧的感觉真实化了，不管我走到哪里，在北海之滨的丹麦，在古老的伦敦郊外古堡中，在空气中也飘着芬芳的巴黎，在遥隔着大海的美国，还是在缓缓长流的多瑙河畔的维也

纳,当我看到那一树一树鲜艳的红叶时,就恍然如置身于阔别多年,盛着我年轻岁月的祖国。那种感觉,欣喜亲切中搀着些天真的情趣,偶尔也会意识到一抹微微的惆怅,很美、很纯。而那些记忆中,包含了太多值得感念的人和事。家人、亲友、师长、少年时候的玩伴和那些不知愁强说愁的日子:祖国深秋的午后,无云的蓝天,懒懒的骄阳,秋风卷起的枫叶,女孩们被风吹乱的短发,揉在风里的笑声……。于是,我更肯定了我爱枫树,要把这棵了无生气的小树养大。

对于园艺,既缺经验又乏心得,而且从来也不是那种具不凡气概,越是人家做不成的事,我就偏偏要做成它不可的人。我之夸下海口,要救活那在垂死边缘的小树,凭借的不过是因爱枫树而产生的一点傻劲,和一些浅得近至于无的园艺常识。决心既备,我就着手做了。第一步,是把小树四周的乱草、灌木、浑身挂着大刺的野莓子,统统连根掘去,这除野草的工作,就足足消耗了我两天的时间。但小树周围的环境立刻好了,没有别的植物挡住它的阳光,也没有谁再夺取它的养分。这时,我觉得它的病根已除,该是“进补”的时候了。我费了好大的力,沿着树根,挖了个极深极阔的大坑,把预先买好的四包营养土,一股脑儿全倒了进去,用铁铲把土拍紧,又浇上一大壶水,就沾沾自喜地等它长大了。我真的在等它长大,怀着无比的信心与耐心,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不但一点也不见它长大,甚至觉得它比原来更萎缩,更无生气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

自己。是我的“傻劲”用错了地方么？努力不够么？还是方法有问题？我耐着性子又等了几天，只见那树上原有的几片叶子都垂下头来，枯萎了。一看情势真的不好，我连忙打电话给一个远住在别城、精通园艺、对种树栽花全有一手的朋友。

“你是怎么弄的？都做了些什么？”他问。我一五一十地说了。那朋友听了大惊，说：“哎哟！怎么可以放那么多营养土呢？那里面是加了化学肥料的呀！树和人一样，没有营养是长不好，可是一口气吞下一大瓶维他命也是不行的啊！”我听了大叹自己太性急，又缺乏方法，方知“我一定要如何如何”这句话的背后还有许多其他的条件，并不是一鼓作气，说出来就能办得到的。于是，我又把倒进去的营养土，一铲一铲地挖出来，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再填上院子里的天然土，然后又每隔一天浇上一次水，心想：“这回看你长不长大。”

经过了一个漫长丰雪的冬天，春天终于来了。当院子里的雪已化尽，所有的植物都在冬眠中复苏，发枝发叶，洋溢着一片勃勃生气的时候，我发现那棵小枫树已经长得比我高，枝头正在冒新芽。这个发现，使我感到难言的喜悦。接着，夏天来了，它已经变成了一株枝叶茂密，摇曳有致的枫树，不再是以前那副干枯垂萎的面目了。到了秋天，那一树灿烂的殷红，使我们那除了绿色还是绿色，“青一色”的大门口，凭添了一份鲜丽活泼。如今，十一年过去了，当初那棵被认为“不堪造就”、几乎被丢弃的小树，已长得和房子一样高。

“啊！这是一棵美丽的枫树。”当过往的路人，看到那一树在风中颤动，红中透紫的枫叶时，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

深秋一到，大大小小，像些小手掌似的五瓣叶子，落得满阶满径，灰色的石板地上，仿佛被罩上了一层混合着深浅明暗用各种色调不同的红色织成的花毡，美丽而醒目。这时候，邻居的孩子们，常会倚在矮矮的木栏杆墙上，带着点羞涩天真的笑容问我：

“我可以进去捡几片枫叶吗？”

我自自然是说可以的。我欣喜于别人能分享我努力的成果，也欣喜于一棵被认为毫无希望又无美感的小树，会引起这么多人的怡情和快乐。我曾想，如果当初没有那份对枫树的爱心，和一点想“征服”的傻念头，如何会有今天的收获？如果那时听了那位旧房主人的话，把它铲除，岂不是糟蹋了这棵有足够生存条件，可以在土地上卓然独立的枫树？我又如何会有今天的喜悦，和那些因枫叶引起的，片片断断，优美得有如诗篇般，对故国的回忆？

从这件小事上，我体会到不能轻言放弃。无论对一个人或是一件事，在我们没有竭尽所能之前，不要自己先就把希望熄灭，认为“没办法了”、“不会成功”、“不会好了”。富兰克林说：“希望是生命的源泉，失去它，生命就会趋于枯萎。”如今，我越发地相信：丰富、进取、充满趣味的生活，一定是随着爱心、信心与希望一起来的。

写了那么一大篇，谁也看得出这棵紫枫树的来历不简单了。对我这个不是顶有恒心毅力，常会灰

心泄气的人来说，那意义尤其不简单。因此，虽然就只有那么一棵紫枫树，我也毫无愧色的，给我这个远在异国的家，这个种植了许多别的树的庭院，取了紫枫园的名字。在紫枫园里，我过着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管理我的家，抚育我的儿女，春天夏天在院子里浇花种菜，冬季拿着大木铲大扫帚清扫门前皑皑的白雪。日子像箭，一刹那间，十一年过去了，如果以八十岁的寿命来计算的话，在紫枫园里已消耗了我八分之一强的生命。

瑞士这地方，面积和我们的台湾不相上下，而境内处处湖光山色，娇花垂柳，与台湾的亚热带风光比起来，又另是一番风致。在这里的许多年头，我吃的是人家的粮食，说的是人家的语言，交的是当地的朋友，丈夫在这里工作，孩子在这里出生，但是，我从来不曾觉得自己属于这里。不管是走在街上，坐在车上，到商店买东西，或是到其他的什么地方，都会很清楚地感觉到，我不属于这里，我还是属于我自己的中国，在这里，我不过是个异乡人。

有些人说：“什么异乡人不异乡人，这里的生活不是比在国内好吗？”我承认，以物质条件来说，这里可能高上一筹。但，糟的是人除了对物质的需求外，还有精神。

异国的生活，对某些人很好过，但对某些人又不太好过。我很难说出：在何时何地曾完全摆脱过乡愁的缠绕，何时不曾感到异乡人的落寞，何时曾稍释对祖国、对亲人的关怀和思念。总之，做个异乡客并不简单，更不是享受的事。汽车、洋房、彩色电视、